

## 鄭翊《仲夏夢旅程》

參與夏季學院，或許是這個夏季稍顯不悶熱的理由。

記得以前看過名導大衛林區的作品《穆荷蘭大道》(Mulholland Drive)、《驚狂》(Lost Highway)后，對這位大師迷幻的鏡頭運用一頭霧水，連故事綫都看不清晰。後來才得知林區熟讀弗洛伊德，從而將析夢的過程逆向行駛，重新建構了一場如夢的電影。我想我始終抱有一個電影學生的野心，凝望大衛林區的背影，渴望將精神分析與電影創作結合，因緣就此踏入夏季學院認識經典的大堂。

若要說這場探索帶給我的驚喜，我想便是對潛意識的認識。在弗洛伊德的夢世界裏，潛意識便如歌劇魅影裏的魅影一般，在夜間出沒，企圖爭奪夢意識的操縱綫。

首先老師從商業廣告中解剖元素，讓我們看到廣告如何運用銷售心理學，撩撥觀眾的潛意識欲望，從而吸引銷售對象。這一環節於電影系本科常做的練習有點相似——分析影像符號。

影像事業對於心理潛意識的運用極其頻密，不管是廣告影片或電影內的視覺元素，沒有一樣是未經設計就進入鏡頭內的。觀眾在不自覺中就攝取了信息，但若有心成爲一個創作者，就必須閱讀穿透這些廣告，發散思考探索其背後隱意。如同弗洛伊德書中提及，只要懂得剖析夢，就能逆向建構夢，一個創作者才能夠完美建構出承載信息思想的作品。

老師雖以《夢的解析》爲題開課，但并未局限在弗洛伊德的標籤下，從而介紹了另一種解夢派系方法——自由聯想。由老師引導，我們練習了完形學派的自由聯想，即從夢中截取怪異的事物，使用擬人化方法，以第一人稱代入該事物角色，從而開始做自由聯想，借此挖掘潛意識內的想法，找出可能代表的隱意。我們多次進行練習，在同學的分享與老師的點評中，我發現了每個人對於角色的詮釋，都代表了個別潛意識內不同的傾向。

弗洛伊德強調必須先充分理解夢者的生活經驗，才能對症進行聯想，達到解夢的目的。因此前面老師讓我們從夢例中進行自由聯想的練習，僅僅訓練了我們發散思考的自由度，並不能真正練習到分析夢的隱意。我們在缺乏夢者經驗的資料下，聯想后的結果往往都摸不着邊際。唯有從老師仔細述說夢者經驗背景，再進一步向我們分析解釋之後，才能理解到夢思想的巧妙。

期中作業是擇取自己的一個夢，進行解析。我發現於我個人而言，完形學派的方法並不適用，代入性思考只讓我茫然繞了遠路，反而弗洛伊德直接針對夢中物件結合自身經驗聯想的方式，能使我快速通往自身的夢隱意。

我認爲這或許與我個人思考模式有關。我更容易由自我爲中心，向外擴展連接思考，像漣漪一樣。但凡要代入其他角色思考，我會慣性采用創作故事的

方式，如同塑造影視角色一般，設計出另一套思考模式，因此無法成功真正連接自己的潛意識，更不能達到解夢的目的。誠然，不同的腦袋，適用不同的方法。

《夢的解析》裏，“審查機制”的理論是最吸引我的。審查機制像衛兵一樣，我們潛意識內不被個人道德標準認同的思想，都被其抑制住。但在做夢的時候，審查機制在睡眠中鬆懈了，產生的夢得以承載這些潛意識。但審查機制依然存在，於是夢思想必須使用各種方法（壓縮、改裝等），為不恰當的潛意識套上偽裝，才能偷渡入夢——聽起來就像墨西哥邊境毒販走私的電影情節。為什麼我們醒來后容易遺忘夢境？因為審查機制像狡猾的政治家一樣，為了讓意識內的道德界限不被打破，而迫使人遺忘那些漏網的夢中潛意識。

這使我對人的意識作用產生了更多好奇。我們總說思想是自由的，但是即使在自我之中，連自己的意識都擁有抑制與逃脫的掙扎，人的意識真的是自由的嗎？那條影響審查機制的道德界限，其實是從人身環境發展而來，作用在意識中，使我們不得不自我抑制。人類以為自由是風箏，卻忘記了那根綫捆在文明社會的基礎上。關於自由……我想這條聯想繼續下去，或許就會從心理學跨到哲學思考了。

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對“性”的探討極多，認為這是最常出現在夢中的隱藏元素。在東方社會中，“性”這個議題尤其敏感——這是我們的道德界限，是潛意識裏備受壓抑的元素，更容易掙扎穿透審查機制進入夢中。

“老奶奶在浴室中洗澡被辣椒嗆到暈倒”——老師提出這個夢例，在同學們一輪發言后，揭露分析結果與思想保守的年輕夢者對性的渴望有關，老師因此笑道為何大家都不太敢觸碰這個“性”聯想。不禁令人思索，性本是人類最原始的渴望，在文明社會的潛移默化下，成為受道德意識捆綁的俘虜，打進潛意識的黑牢裏。

我一開始陷入了某種困惑中，但後來轉念豁然——人的思想意識並不存在著黑白分明的對錯之別。或許就像自古演化一樣，人類為了適應生存於社會，而發展出做夢的機制，使欲望與道德共存。潛意識的奧妙讓人在夢中宣泄必須抑制欲望，又在蘇醒一刻退居到底層，任由意識重掌大旗，讓我們回到現實世界中生活。

弗洛伊德說，夢使人看清過去，從而得以面對未來。我意識到，我可以正視自我的潛意識，不用害怕潘多拉盒子裏的魅影會將我毀滅，因為那盒子依然存在著，是如思想中審查機制，維護著我的意識。夢即是我的潛意識在向我吶喊，通過解析夢境，直面潛意識，瞭解自己意識深處的渴望，從而更能自省，思考生而為人的未來旅程。

這場仲夏的夢之探索告一段落，而我才剛剛啓蒙了對潛意識的無窮好奇。我本要說一句人生如夢，但忽然驚覺再也無法不帶質疑地說出這句俚語——人生真的如夢嗎？我們真的知道，夢是什麼嗎？